

简阳县文史资料第十二辑目录

肝胆篇	回忆朱总在山西民大的讲话……………乔新象 1 抗战时期的成都西御西街 113 号……………赵晚珍 4 回忆抗日烈士蒋松林同志……………何家为 7 川军两度血战棺材山罗盘山……………杨羲臣 10 云南抗日战场亲历记……………方之文 13 参加兰封战斗和负伤的经过……………王振凡 13
人物春秋	罗淑传……………刘中乔 19 我所知道的毛克生先生……………傅瑾 23 夏之时晚年生活点滴……………杨挺孚 30 我所知道的汪孝龙先生……………徐家礼 33 朱德在简阳……………徐鸿楨 37
文化教育	吴之英先生与简阳学风的转变……………曹兆姜 39 胡皋如先生遗诗……………杨俊卿 43 记胡皋如老师二、三事……………杨俊卿 48 我父吴雪琴及其诗文……………吴瑞华 52 记我县廖维城先生的《医案合编》……………陈绍兰 61

民党 主派	简阳解放前“民盟”组织及活动情况……周继丰……黄继道 65
黑翻 云壁	国民党四四军在简阳募兵概况……………文元春 73 蔡香山被枪杀在红土地始末……………邓茂华 76

封面题字：吴一峰、篆刻：傅瑄

主 编：蒯千里 副主编：吴高文

本辑编选人员：吴高文 傅承烈 雷文源

郑立昌 李勉之 张存智

责任编辑：张存智

回忆朱总在山西民大的讲话

乔新象

一九三八年我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习，住在山西吉县留村。当时“民大”是分散驻在吉县两边山地南村、留村等几个村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则在古贤村，我们的住地距此约二十华里。

十月的一天，学校紧急通知，要我们整队行军到南村坡听重要讲话。队长、指导员说今天讲话的不是一般人，而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他是到山西来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同学们听了欢腾雀跃，恨不得立刻即奔赴南村坡去见朱总司令。

“民大”为阎锡山所办，他自任校长。但该校是一所“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领导的统一战线学校。“牺盟会”是在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建立起来的革命组织，延安解放社的书刊在校公开发行。许多进步知名人士如李公朴、秦丰川、陈唯实等人都在该校任教，共产党员杜任之、杜心源、梁膺庸等人掌握着实际领导权。

当时我们的队伍步行来到指定地点，有些距离较近的同学已先到达，我们队安排在最前边。会场是一个宽阔的平地，正面是一个常用的土台子，周围有几棵大树，到会师生共有两千多人。同学们席地而

坐，互相拉歌，歌声此起彼落。不一会政治处主任杜心源同志陪同朱德总司令来了。朱总穿一件普通灰色棉军装，随行的有四五个年轻警卫员，身穿较新的单军装，显得十分英俊。

朱德健步走上讲台，让大家静下来后，他便要同学们先提问题。“民大”学生有的来自东北、平津，有的来自江南各省，都是抗战热情很高的学生。但由于广州失守，武汉危急，对抗战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加上顽固派制造一些谣言，妄图破坏国共合作，破坏统一战线。因此当时不管是在国民党的军队中还是在“民大”的学生中，都存在着一种悲观情绪，所以提问题的同学很多，提出的问题也多。如：中国抗战前途如何？国共是否能长期合作抗战？抗战能否取得最后胜利？等等。朱德同志耐心地听取了半个多钟头的提问以后，才开始讲演。他首先分析了一年来抗日战争取得的胜利，接着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基本思想，然后针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说：中国不会亡，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山西一〇五个县均恢复了抗日政权，在敌后发动群众开展的游击抗战形势很好，敌人要速战速决，我们要坚持持久战，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战略决战。广州失守不影响我们抗战的最后胜利。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抗战的态度是真诚的，要取得抗战胜利没有国共合作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人害怕八路军到山西抗日，其实抗战胜利以后，山西还是山西人民

的山西，共产党还能把山西背跑了吗？！”朱德同志讲了六个多钟头，他的讲演通俗深刻，生动具体，同学们听了精神振奋，悲观情绪、疑虑心理为之一扫，同时澄清了谣言，争取了群众，孤立了顽固派，维护了党的统一战线。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听讲演，饿了吃一点自带的干粮，直到黄昏来临，讲演完毕，才整队踏着夜色返回住地。

朱德同志这次的讲演在学生中影响很深，使绝大部分同学于一九三九年随梁膺庸同志起义，并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四十年过去了，朱德同志当时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抗战时期的成都西御西街113号

赵 晚 珍

原成都市西御西街113号，是个独栋。（现西御西街20号）有旧址可寻）这里表面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赵世炎 的哥哥，同盟会会员赵世双的住宅，其实是四川地下党川康特委，四川省委的秘密活动点和联络点。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初。这个联络点起到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早在一九三三年夏，党中央派赵世双的三妹，江苏省常委、秘书长赵世兰同志回到四川住在113号，开始了党在这里的活动。不久赵玉双的么妹赵君陶（又名赵郁仙）带着遗腹女儿李琼和只有4岁的儿子李远鹏（现名李鹏，国务院副总理）也来到这里居住。在这所住宅的暗阁楼上放着许多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进步书刊。如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解放期刊”，“延安报刊”等。赵玉双的妻子曹琼，也是一位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并参加抗日救亡的妇女积极分子。赵玉双和曹琼的独子赵石英（又名赵令媛）也是在这里生长并参加革命的。这是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上海失守前一天，随父赵世炎逃难从杭州经上海到成都来到二伯赵世双家，在113号住了一段时间。在这大家庭里我算七妹，我叫石英媛哥，叫李鹏兰哥。

一九三八年十月后的一天，当时任抗校党团书记的赵石英奉川康特委的命令，从少城公园对面的一个旅馆里，将化妆改名前来四川的邓颖超同志接到西御西街113号，在这里召开了川康特委、妇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近十人，会议开了一天，主要听取邓大姐传达党的重要指示。

抗日战争爆发后，常有同志去延安的，就到113号，当时隐蔽在中国航空公司的一位地下党员，名叫抗璇的同志，用飞机载到西安，再从西安到陕北。有一次孔驾英同志打扮得十分漂亮来到113号，她就是化妆成抗璇的妹妹送往延安的。抗璇同志还从飞机上将上海出版的抗日救亡刊物，弄到西御西街113号来，然后再通过地下党，在成都广为散发宣传。另外，长江局和南方局给川康特委的经费，就是在这个住宅转交的。

一九三七年冬，一个阴雨的天气，赵世兰的侄女赵令瑜，带着只有八岁的我去成都汽车站接“奶奶”。奶奶就是赵世炎的母亲，夏之栩的母亲，人称“革命母亲夏嫂娘”。她在上海时是周恩来同志的保卫和料理生活的老同志。她当时是从江苏狱中出来的，是周恩来同志专门派人送她来的。那天汽车晚了点，到晚上才到。我看见奶奶是由别人背下车来的，才知道奶奶的双腿在狱中折断过，不能行走。奶奶被接到113号住了一段时间。就在这年冬天，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还有黄齐清、刘济元二位同志也曾在这里住

过一些日子。林伯渠同志也到 113 号向罗世文同志作过指示。赵世双的堂兄弟赵世伍，当时在上海等地利用十九路军、两广军阀和四川刘湘的电台，向红军提供情报，进行抗日活动，呆去的落脚点都在 113 号。

川康特委还在 113 号办过干部训练班，训练班每次只能有三、四个人，有中心县委书记参加。这里培育出了不少党的高级干部。可以说在抗战时期四川地下党的重要负责同志，几乎没有一个不知道 113 号这个联络活动点的，也没有一位川康特委或省委的同志没有去过。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我又在西御西街 113 号住了两年。我的堂兄弟赵令哲也住在这里。在革命前辈的影响下，我们参加了“民协”，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因此，西御西街 113 号又成了我们这一代年轻学生秘密聚会的地方。

回忆抗日烈士蒋松林同志

何 家 为

一九三八年春，国民党按照“抗日十大纲领”释放政治犯。我出狱后，接受党的指示，带一批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学习，以充实抗日力量。蒋松林同志就是随我到延安的青年之一。

蒋松林，四川盐亭人，初中肄业，到延安时十九岁，与我是同乡。

这批青年到延安都进了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蒋松林分在抗大的盘龙支队七大队的十队。当时吸收大量知识分子入党，在延安的青年经过短时间的学习，大部分都入了党。十队党支部找蒋松林谈话要他谈谈对党的认识。蒋松林说：“我现在不参加共产党，因为我对共产党不了解。我之所以到延安来，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胞被残杀土地被侵占。我想抗日。我了解到，要抗日只有找八路军才有抗日的机会，所以我来到了延安。现在共产党抗日我知道，但究竟是个什么党，我还没弄清楚，因此我暂时不参加。”

当时，我在盘龙支队七大队四队十二班作班长兼学习组长，住地离蒋松林所在队很近，十队支部向我谈了这个情况。他们认为蒋松林各方面表现都好，只是对党的认识不够，暂时不加入也是正确的。

后来蒋松林经过建党史、建军史、中国近代史的学习。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既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同时也是爱国的政党，它不仅要使无产阶级得到解放，还要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最后解放全人类。

“九·一八”事变后，首先提出抗日主张的是中国共产党。离开了中国共产党，抗日就不会胜利。他的认识提高后便写了申请，坚决要求加入共产党。

蒋松林在抗大还没毕业，就由罗瑞卿同志带领到敌后（太行）办学去了。他在部队里刻苦学习政治军事。指挥作战由不懂到懂，短时期内参加过若干次战斗，一九四一年他参加冀中平原游击战，由八路军排长提升为警卫连指导员。连长牺牲后，他又暂时兼任连长。就在这个时候，敌人开始了大扫荡，要消灭冀中党的地师级政治机关。敌人已经逼近，机关被迫转移。保护机关转移的任务交给了蒋松林。当时连的战斗员已经不到一百人了，他还分出两个排，叫副连长带领，保护政治机关转移，他断后阻击敌人。阻击地名叫河间。他选择了敌人必须经过的一个狭窄地段，占据了制高点。当敌人追击上来时，蒋松林和战士们给予敌人迎头痛击，敌人发动了数次冲锋都被击退。后来敌人增加到一个营，但还是攻不破防线。于是敌人又调来炮兵部队，用炮轰击。在危急时刻，蒋松林命令通讯员把连队的文件带走，并叫他把战斗情况报告上级。通讯员含泪离去后，阻击队包括蒋松林同志在内，只有三十名战士坚守阵地了。

在敌人密集炮轰下，山头轰平了。蒋松林和战士们全部牺牲。确保党的机关安全地转移。

战斗结束后，当时工作在冀中的一个区长叫针正中，陕西渭南人，与蒋是抗大的同学，去打扫战场，清理烈士遗物遗体，但遗体已血肉模糊，无法辨认。

日本投降后，我到东北张家口的时候，找到了针正中。针正中给我详细讲述了这个悲壮的战斗经过。蒋松林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他短暂的一生，说明一个爱国者是可以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

一九六二年阴历十月，我回到盐亭老家，看望了蒋松林的女儿蒋王延。她是蒋松林同志去延安后才出生的，所以取名蒋王延。面对烈士遗孤，我悲喜交集，写成《西江月》词一首以悼松林同志：

十年血泪未干，三载铁窗犹寒，山河失色在眼前，同君共赴国难。延水清心壮胆，河间斗寇志坚，青春血谱民族赞，正气留在人间。

~D~ 6.11.13.1

川军两度血战棺材山罗盘山

杨 毅 臣

1938年夏季20军保卫安庆战斗后，奉命开赴湖南浏阳醴陵萍乡一带整补，并构筑工事，准备应战。10月武汉失守后，日军分两路向湖南进犯，一路由粤汉路，一路由江西瑞昌进攻武宁。大本营命杨森派一个师，不分昼夜，兼程赴武宁，受第八军军长李玉堂指挥，军令一三三师前往。部队到达武宁大桥附近，这时棺材山、罗盘山两要地，已陷敌手。军长李玉堂令我师无论牺牲多大，都要夺回这两个山头。

棺材山、罗盘山系幕阜山支脉，位于江西武宁东北约六十华里，山脉横断武宁东北，北可控制鄂南，南可控制瑞武公路，山形奇特，有三个山峰，西面山峰为望人老，中峰为棺材山，东面山峰为罗盘山。为了夺回棺材山、罗盘山，师长杨汉域命397旅周翰熙攻击，399旅蔡慎猷为预备队。旅长周翰熙受命后，当天下午，令794团文伯诚连作试探性攻击，借以侦察敌人的兵力火力的配备。同时，令793团周炳文攻击罗盘山，794团攻击棺材山，准备次日拂晓全旅发动总攻。由于日军武器精良，又居高临下，我军虽曾几次攻下，但遭到

敌飞机重炮的轰炸和日守军的猛烈反攻，因此得而复失，伤亡惨重。

793团二营营长周烘言左手被打断，仍不下火线，坚持在战场指挥。三营营长刘铁禹臀部被榴弹炸去一大块（当时我系第三营营副），七连连长张良才、八连连长阎雪森、九连连长黄甫周均负重伤。团长周炳文命第一营全营士兵上刺刀向罗盘山猛冲。刚冲上山头，一连连长周岱尧、三连连长何某阵亡，二连连长刘国茂负伤，部队又被敌压下，团长周炳文也负伤。794团攻击棺材山也遭同样命运，团长徐照继负伤，团副黄廷中，三营营长卢光云阵亡，一二营营长负伤。全旅营长仅剩景嘉谟一人。这时敌人发觉我攻击受挫，在飞机重炮掩护下，向我反扑，攻到旅指挥所。旅长周翰熙决心与阵地共存亡，其弟周汝火（旅特务排排长）命战士将周翰熙拖走，自任掩护，结果周汝火阵亡。中午师长杨汉域命399旅的798团接替，继续攻击。另派797团陈亲民由罗盘山右侧经过第三师阵地，绕道敌人右侧，乘敌不备，向日军右侧背攻击，重创日军，迫使日军后撤，正面恢复原来态势。午后日军又集中兵力，向我陈团反扑，副团长滕君甫奋勇抵抗，终将来犯之敌击溃，但副团长滕君甫也以身殉国。入夜日军退回罗盘山，陈团也退回原地。这一天的战斗，397旅伤亡过大，防务由399旅接替，坚守罗盘山、棺材山南麓弯里旺一线。经过这次争夺战，日军伤亡也大，无力再犯，从而粉碎其入侵长沙阴谋。我师坚守

二十余日，完成任务。后由川军三十集团军王陵基部队接防。我师奉命回湖南平江，归还二十军建制。

1939年3月日军又进犯武宁，当时守备武宁系川军30集团军王陵基部队，新十五师。在棺材山、罗盘山发生激战，敌我双方伤亡均大。根据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遗稿说：“我到武宁检查，只在横断山脉一处，就有三千尸骨，战斗之激烈可想而知，我遂将这些遗骸安葬在武宁公园内，修成一个塔以作纪念”。可见八年抗战，川军出川抗战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仅在这两个山头下，川军二十七集团军的一三三师及三十集团军就作出了重大牺牲。

云南抗日战场亲历记

方之斌

我1940年军校毕业后，一直在云南工作先后达六年之久。一九四四年我任远征军长官部无线电排长，下属四个电台，进驻云南楚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抢修滇缅公路，打通国际交通线。因为抗战以来我国从东北到华南海岸线全被日军控制，唯一的希望只有抢修这条通往外国的路，才能引进外援物资，当时调来了三个工兵团与滇西各县调来的民工及两个军的兵力，组成近两万人的筑路大军，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沿途并由美军铺设油管，终于建成了这条公路，大批美国物资、器材和两千多辆军用汽车，昼夜不停地运往昆明，供内地各战场的需要。

长官部的第二任务是保住云南边防，当时日军为了截断我滇缅公路，急向缅甸进军，滇西战场进入紧张阶段。蒋介石严令卫立煌，要千方百计保卫云南，保住昆明。当时我随长官部指挥所，推进到保山前线，担任前线的通信联络。一方面调青年军201、203两个师由昆明空运缅甸，同英军并肩作战。在缅甸战场上我军守左翼阵地，因英军士气低落，贪生怕死，日军未到，就不战而退。日军由右翼包

围左翼，致使缅甸战场上我军也全军覆没。我青年军两个师大部分人牺牲了，少数一部分人经过野人山，逃回昆明。日军长驱直入我云南边境，占领我腾冲、龙陵一带，于是腾龙大战的序幕拉开了。

日军方面先头部队只有两个支队，因兵力不足，不敢冒进。强迫民工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大量修筑工事，并修筑了二十四个机械化活动堡垒，全是电器化操作，可以升降自如，对我军的进攻非常不利。

我军当时在滇西 仅有一个军的兵力，后又急电从贵州调来七十一军等两个军的兵力，共三个军，连夜赶赴滇西。美军方面在昆明有一个空军司令部一共有一百架战斗机，还有个美国陆军联队，仅几百人。另外就是龙陵游击支队，带一个电台，共三四百人，活动于腾龙之间。进攻开始，首先由美国空军，轮番轰炸，然后由我们方面陆军正面攻击，参谋长亲自指挥督战，敌后有游击队的互相配合，另外还有一个炮兵团连夜轰击，先后经过三个月的激烈战斗，最后把日军全部消灭在滇西战场上。恢复了滇缅路的运输，保住了祖国的南大门，给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5年初，我排调滇南第一方面军配属60军工作，进驻云南蒙自，在河口一带与日军对峙。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向中美英苏四国无条件投降。我随60军军长曾泽生到河口，接受日军投降。派代表通知住河口的日军，据说还未接到河内的命令，

不许过河。三天后，日军派代表来欢迎我们。先头部队过河后，日军也组织了一个欢迎仪式，欢迎军部过河。我同军部坐火车直达河内，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已坐飞机陆续到达河内。我国的华侨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沿途的火车站，都摆设酒席，欢迎国军。日军缴械后，在沿途徒手站立。河内的四千多法国兵，由集中营中释放出来，他们沿街打骂日本兵，向他们吐口水，打耳光，以泄怨愤。

我军的任务是接收北纬十六度以北的全部日军。在河内住了两天，又随60军火车，直达安南的皇官顺化。在顺化一个多月中日军接触的时间较多，每个士兵背上都刺有天皇，他们信奉天皇，说是背上有天皇保佑，不会打死。他们讲武士道精神，绝对服从命令。在一次欢迎会上，一个日本兵发言，说皇军力量大，不应该投降；当时日军支队长说他违抗天皇命令，要他自行处决。结果这个日本兵就当场自杀了。

蒋介石借日本投降之机，不但防备共产党，准备内战，同时也在国民党内部干排除异己的勾当。如60军、93军两个军系云南部队，蒋介石把这两个军调离云南，进入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后，立即派53军周福成的美式装备部队堵住河口。凡是云南部队只准出境，不准退回，随后把这两个军调往海防，用轮船运往东北整编，然后由53军进驻河内，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云南的地方势力。